

魯迅選集

人民文學出版社

魯 迅 选 集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九 年 · 北 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93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1272 字数274,000 开本850×1168 $\frac{1}{32}$ 印张12 $\frac{3}{8}$ 插页2

1959年6月北京第1版 1959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20000册

定价(3) 1.10元

下卷目次

未有天才之前.....	1
論雷峯塔的倒掉.....	5
再論雷峯塔的倒掉.....	7
春末閑談.....	11
灯下漫笔.....	15
論睜了眼看.....	22
論“費厄波賴”應該緩行.....	26
隨感錄三十五.....	33
隨感錄四十.....	35
隨感錄五十七 現在的屠殺者.....	37
隨感錄五十九 “聖武”.....	38
隨感錄六十一 不滿.....	41
隨感錄六十二 恨恨而死.....	43
隨感錄六十六 生命的路.....	44
戰士和蒼蠅.....	45
雜感.....	46
忽然想到(十——十一).....	48

学界的三魂·····	56
一点比喻·····	59
无花的蔷薇·····	62
无花的蔷薇之二·····	67
“死地”·····	71
纪念刘和珍君·····	73
革命时代的文学·····	78
略谈香港·····	84
再谈香港·····	91
革命文学·····	98
卢梭和胃口·····	100
文学和出汗·····	108
怎么写·····	105
在鐘楼上·····	112
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	120
“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121
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	138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141
“好政府主义”·····	146
“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148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	150
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	152
“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	156

“友邦惊詫”論·····	165
我們不再受騙了·····	167
論“第三种人”·····	170
为了忘却的記念·····	174
又論“第三种人”·····	188
答楊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	187
从諷刺到幽默·····	194
从幽默到正經·····	196
“光明所到·····”·····	198
言論自由的界限·····	200
新藥·····	202
保留·····	204
夜頌·····	206
二丑艺术·····	208
“抄靶子”·····	210
华德保粹优劣論·····	212
华德焚書异同論·····	214
“中国文坛的悲觀”·····	216
帶閣法发隱·····	218
登龙术拾遺·····	220
由聾而哑·····	222
电影的教訓·····	224
看变戏法·····	226

女人未必多說謊·····	228
漫罵·····	230
小品文的生机·····	232
論泰理齋夫人事·····	234
“徹底”的底子·····	236
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	238
答国际文学社問·····	245
論“旧形式的采用”·····	247
拿来主义·····	250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嗎·····	253
臉譜臆測·····	255
中国文坛上的鬼魅·····	257
病后杂感·····	268
論諷刺·····	278
什么是“諷刺”？·····	275
从帮忙到扯淡·····	277
“題未定”草(——三)·····	279
寫于深夜里·····	287
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298
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	301
注释·····	305

未有天才之前

(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七日在北京)

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友会讲)

我自己觉得我的讲话不能使诸君有益或者有趣，因为我实在不知道什么事，但推托拖延得太久了，所以终于不能不到这里来说几句。

我看现在许多人对于文艺界的要求的呼声之中，要求天才的产生也可以算是很盛大的了，这显然可以反证两件事：一是中国现在没有一个天才，二是大家对于现在的艺术的厌薄。天才究竟有没有？也许有着罢，然而我们和别人都没有见。倘使据了见闻，就可以说没有；不但天才，还有使天才得以生长的民众。

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所以没有这种民众，就没有天才。有一回拿破仑过 Alps 山¹，说，“我比 Alps 山还要高！”这何等英伟，然而不要忘记他后面跟着许多兵；倘没有兵，那只有被山那面的敌人捉住或者赶回，他的举动，言语，都离了英雄的界限，要归入疯子一类了。所以我想，在要求天才的产生之前，应该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譬如想有乔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没有土，便没有花木了；所以土实在较花木还重要。花木非有土不可，正同拿破仑非有好兵不可一样。

然而现在社会上的论调和趋势，一面固然要求天才，一面却

要他灭亡，連預备的土也想扫尽。举出几样來說：

其一就是“整理国故”²。自从新思潮来到中国以后，其实何尝有力，而一群老头子，还有少年，却已丧魂失魄的來講国故了，他們說，“中国自有許多好东西，都不整理保存，倒去求新，正如放弃祖宗遗产一样不肖。”抬出祖宗來說法，那自然是极威严的，然而我总不信在旧馬褂未曾洗净迭好之前，便不能做一件新馬褂。就現狀而言，做事本来还随各人的自便，老先生要整理国故，当然不妨去埋在南窗下讀死書，至于青年，却自有他們的活学問和新艺术，各干各事，也还没有大妨害的，但若拿了这面旗子來号召，那就是要中国永远与世界隔絕了。倘以为大家非此不可，那更是荒謬絕倫！我們和古董商人談天，他自然总称贊他的古董如何好，然而他决不痛罵画家，农夫，工匠等类，說是忘記了祖宗，他实在比許多国学家聰明得远。

其一是“崇拜創作”。从表面上看来，似乎这和要求天才的步調很相合，其实不然。那精神中，很含有排斥外来思想，异域情調的分子，所以也就是可以使中国和世界潮流隔絕的。許多人对于托尔斯泰，都介涅夫，陀思妥夫斯奇的名字，已經厌听了，然而他們的著作，有什么譯到中国來？眼光囚在一国里，听談彼得和約翰就生厌，定須张三李四才行，于是創作家出来了，从实說，好的也离不了刺取点外国作品的技术和神情，文笔或者漂亮，思想往往赶不上翻譯品，甚者还要加上些传统思想，使他适合于中国人的老脾气，而讀者却已为他所牢籠了，于是眼界便漸漸的狭小，几乎要縮进旧圈套里去。作者和讀者互相为因果，排斥异流，抬上国粹，那里会有天才产生？即使产生了，也是活不下去的。

这样的风气的民众是灰尘，不是泥土，在他这里长不出好花

和乔木来！

还有一样是恶意的批評。大家的要求批評家的出現，也由来已久了，到目下就出了許多批評家。可惜他們之中很有不少是不平家，不象批評家，作品才到面前，便恨恨地磨墨，立刻写出很高明的結論道，“唉，幼稚得很。中国要天才！”到后来，連并非批評家也这样叫喊了，他是听来的。其实即使天才，在生下来的时候的第一声啼哭，也和平常的兒童的一样，决不会就是一首好詩。因为幼稚，当头加以戕賊，也可以萎死的。我亲見几个作者，都被他們罵得寒噤了。那些作者大約自然不是天才，然而我的希望是便是常人也留着。

恶意的批評家在嫩苗的地上馳馬，那当然是十分快意的事，然而遭殃的是嫩苗——平常的苗和天才的苗。幼稚对于老成，有如孩子对于老人，决没有什么耻辱；作品也一样，起初幼稚，不算耻辱的。因为倘不遭了戕賊，他就会生长，成熟，老成；独有老衰和腐敗，倒是无药可救的事！我以为幼稚的人，或者老大的人，如有幼稚的心，就說幼稚的話，只为自己要說而說，說出之后，至多到印出之后，自己的事就完了，对于无論打着什么旗子的批評，都可以置之不理的！

就是在座的諸君，料来也十之九願有天才的产生罢，然而情形是这样，不但产生天才难，单是有培养天才的泥土也难。我想，天才大半是天赋的；独有这培养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做土的功效，比要求天才还切近；否則，縱有成千成百的天才，也因为沒有泥土，不能发达，要象一碟子綠豆芽。

做土要扩大了精神，就是收納新潮，脱离旧套，能够容納，了解那将来产生的天才；又要不怕做小事业，就是能創作的自然是創作，否則翻譯，介紹，欣賞，讀，看，消閑都可以。以文艺来消

限，說來似乎有些可笑，但究竟較胜于戕賊他。

泥土和天才比，当然是不足齿数的，然而不是坚苦卓絕者，也怕不容易做；不过事在人为，比空等天赋的天才有把握。这一点，是泥土的伟大的地方，也是反有大希望的地方。而且也有报酬，譬如好花从泥土里出来，看的人固然欣然的赏鉴，泥土也可以欣然的赏鉴，正不必花卉自身，这才心曠神怡的——假如当作泥土也有灵魂的說。

論雷峯塔的倒掉

聽說，杭州西湖上的雷峰塔¹倒掉了，聽說而已，我沒有親見。但我却見過未倒的雷峰塔，破破爛爛的映掩於湖光山色之間，落山的太陽照着這些四近的地方，就是“雷峰夕照”，西湖十景之一。“雷峰夕照”的真景我也見過，並不見佳，我以為。

然而一切西湖勝迹的名目之中，我知道得最早的却是這雷峰塔。我的祖母曾經常常對我說，白蛇娘娘就被壓在這塔底下。有個叫作許仙的人救了一條蛇，一青一白，後來白蛇便化作女人來報恩，嫁給許仙了；青蛇化作丫鬟，也跟着。一個和尚，法海禪師，得道的禪師，看見許仙臉上有妖氣，——凡討妖怪做老婆的人，臉上有妖氣的，但只有非凡的人才看得出，——便將他藏在金山寺的法座後，白蛇娘娘來尋夫，於是就“水滿金山”。我的祖母講起來還要有趣得多，大約是出於一部彈詞叫作《義妖傳》²里的，但我沒有看過這部書，所以也不知道“許仙”“法海”究竟是否這樣寫。總而言之，白蛇娘娘終於中了法海的計策，被裝在一個小小的鉢盂里了。鉢盂埋在地里，上面還造起一座鎮壓的塔來，這就是雷峰塔。此後似乎事情還很多，如“白狀元祭塔”之類，但我現在都忘記了。

那時我惟一的希望，就在這雷峰塔的倒掉。後來我長大了，到杭州，看見這破破爛爛的塔，心裡就不舒服。後來我看看書，說杭州人又叫這塔作保叔塔，其實應該寫作“保俶塔”，是錢王的

兒子造的³。那么，里面当然沒有白蛇娘娘了，然而我心里仍然不舒服，仍然希望他倒掉。

現在，他居然倒掉了，則普天之下的人民，其欣喜為何如？

这是有事实可証的。試到吳越的山間海濱，探听民意去。凡有田夫野老，蚕妇村氓，除了几个腦髓里有点貴恙的之外，可有誰不为白娘娘抱不平，不怪法海太多事的？

和尚本應該只管自己念經。白蛇自迷許仙，許仙自娶妖怪，和別人有什么相干呢？他偏要放下經卷，橫來招是搬非，大約是怀着嫉妒罷，——那簡直是一定的。

听說，后来玉皇大帝⁴也就怪法海多事，以至荼毒生灵，想要拿办他了。他逃来逃去，終于逃在蟹壳里避祸，不敢再出来，到現在还如此。我对于玉皇大帝所做的事，腹誹的非常多，独于这一件却很滿意，因为“水滿金山”一案，的确應該由法海負責；他实在办得很不錯的。只可惜我那时沒有打听这話的出处，或者不在《义妖传》中，却是民間的傳說罷。

秋高稻熟时节，吳越間所多的是螃蟹，煮到通紅之后，無論取那一只，揭开背壳来，里面就有黃，有膏；倘是雌的，就有石榴子一般鮮紅的子。先将这些吃完，即一定露出一个圓錐形的薄膜，再用小刀小心地沿着錐底切下，取出，翻轉，使里面向外，只要不破，便变成一个罗汉模样的东西，有头脸，身子，是坐着的，我們那里的小孩子都称他“蟹和尚”，就是躲在里面避难的法海。

当初，白蛇娘娘压在塔底下，法海禅师躲在蟹壳里。現在却只有这位老禅师独自靜坐了，非到螃蟹断种的那一天为止出不来。莫非他造塔的时候，竟沒有想到塔是終究要倒的么？

活該。

1924年10月28日。

再論雷峯塔的倒掉

从崇軒先生的通信(二月份《京报副刊》)里,知道他在輪船上听到两个旅客談話,說是杭州雷峰塔之所以倒掉,是因为乡下人迷信那塔砖放在自己的家中,凡事都必平安,如意,逢凶化吉,于是这个也挖,那个也挖,挖之久久,便倒了。一个旅客并且再三叹息道:西湖十景这可缺了呵!

这消息,可又使我有点暢快了,虽然明知道幸灾乐祸,不象一个紳士,但本来不是紳士的,也沒有法子来装潢。

我們中国的許多人,——我在此特別郑重声明,并不包括四万万同胞全部!——大抵患有一种“十景病”,至少是“八景病”,沈重起来的时候大概在清朝。凡看一部县志,这一县往往有十景或八景,如“远村明月”“萧寺清鐘”“古池好水”之类。而且,“十”字形的病菌,似乎已經侵入血管,流布全身,其势力早不在“1”形惊叹亡国病菌¹之下了。点心有十样錦,菜有十碗,音乐有十番,閻罗有十殿,药有十全大补,猜拳有全福手福手全,連人的劣迹或罪状,宣布起来也大抵是十条,仿佛犯了九条的时候总不肯歌手。現在西湖十景可缺了呵!“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經”²,九經固古已有之,而九景却頗不习見,所以正是对于十景病的一个針砭,至少也可以使患者感到一种不平常,知道自己的可爱的老病,忽而跑掉了十分之一了。

但仍有悲哀在里面。

其实，这一种势所必至的破坏，也还是徒然的。暢快不过是无聊的自欺。雅人和信士和传统大家，定要苦心孤詣巧語花言地再来补足了十景而后已。

无破坏即无新建设，大致是的；但有破坏却未必即有新建设。卢梭，斯諦納尔，尼采，托尔斯泰，伊孛生等輩³，若用勃兰兌斯的話來說，乃是“軌道破坏者”。其实他們不单是破坏，而且是扫除，是大呼猛进，将碍脚的旧軌道不論整条或碎片，一扫而空，并非想挖一块废鉄古砖挾回家去，预备卖给旧貨店。中国很少这一类人，即使有之，也会被大众的唾沫淹死。孔丘先生⁴确是伟大，生在巫鬼势力如此旺盛的时代，偏不肯随俗談鬼神；但可惜太聪明了，“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只用他修《春秋》的照例手段以两个“如”字略寓“俏皮刻薄”之意，使人一时莫明其妙，看不出他肚皮里的反对来。他肯对子路賭咒，却不肯对鬼神宣战，因为一宣战就不和平，易犯罵人——虽然不过罵鬼——之罪，即不免有《衡論》（見一月份《晨报副鐫》）作家TY先生似的好人，会替鬼神来奚落他道：为名乎？罵人不能得名。为利乎？罵人不能得利。想引誘女人乎？又不能将蚩尤的脸子印在文章上⁵。何乐而为之也歟？

孔丘先生是深通世故的老先生，大約除脸子付印問題以外，还有深心，犯不上来做明目张胆的破坏者，所以只是不談，而決不罵，于是乎儼然成为中国的圣人，道大，无所不包故也。否則，現在供在圣庙里的，也許不姓孔。

不过在戏台上罢了，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給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給人看。譏諷又不过是喜剧的变簡的一支流。但悲壯滑稽，却都是十景病的仇敌，因为都有破坏性，虽然所破坏的方面各不同。中国如十景病尚存，則不但卢梭

他們似的瘋子决不产生，并且也决不产生一个悲剧作家或喜剧作家或諷刺詩人。所有的，只是喜剧底人物或非喜剧非悲剧底人物，在互相模造的十景中生存，一面各各带了十景病。

然而十全停滞的生活，世界上是很不多見的事，于是破坏者到了，但并非自己的先觉的破坏者，却是狂暴的强盜，或外来的蛮夷。猥犹⁶早到过中原，五胡⁷来过了，蒙古也来过了；同胞张献忠杀人如草，而滿洲兵的一箭，就鑽进树丛中死掉了⁸。有人論中国說，倘使沒有带着新鮮的血液的野蛮的侵入，真不知自身会腐敗到如何！这当然是极刻毒的恶譴，但我們一翻历史，怕不免要有汗流浹背的时候罢。外寇来了，暫一震动，終於請他作主子，在他的刀斧下修补老例；內寇来了，也暫一震动，終於請他做主子，或者別拜一个主子，在自己的瓦砾中修补老例。再来翻县志，就看見每一次兵燹之后，所添上的是許多烈妇烈女的氏名。看近来的兵祸，怕又要大举表揚节烈了罢。許多男人們都那里去了？

凡这一种寇盜式的破坏，結果只能留下一片瓦砾，与建設无关。

但当太平时候，就是正在修补老例，并无寇盜时候，即国中暫時沒有破坏么？也不然的，其时有奴才式的破坏作用常川活动着。

雷峰塔砖的挖去，不过是极近的一条小小的例。龍門⁹的石佛，大半肢体不全，圖書館中的書籍，插图須謹防撕去，凡公物或无主的东西，倘难于移动，能够完全的即很不多。但其毀坏的原因，則非如革除者的志在扫除，也非如寇盜的志在掠夺或单是破坏，仅因目前极小的自利，也肯对于完整的大物暗暗的加一个創伤。人数既多，創伤自然极大，而倒敗之后，却难于知道加害的

究竟是誰。正如雷峰塔倒掉以后，我們单知道由于乡下人的迷信。共有的塔失去了，乡下人的所得，却不过一块砖，这砖，将来又将为别一自利者所藏，終究至于灭尽。倘在民康物阜时候，因为十景病的发作，新的雷峰塔也会再造的罢。但将来的命运，不也就可以推想而知么？如果乡下人还是这样的乡下人，老例还是这样的老例。

这一种奴才式的破坏，結果也只能留下一片瓦砾，与建設无关。

岂但乡下人之于雷峰塔，日日偷挖中华民国的柱石的奴才們，現在正不知有多少！

瓦砾場上还不足悲，在瓦砾場上修补老例是可悲的。我們要革新的破坏者，因为他内心有理想的光。我們應該知道他和寇盜奴才的分別；應該留心自己墮入后两种。这区别并不煩难，只要观人，省己，凡言动中，思想中，含有借此据为已有的朕兆者是寇盜，含有借此占些目前的小便宜的朕兆者是奴才，無論在前面打着的是怎样鮮明好看的旗子。

1926年2月6日。